

大运河

传承 沧州文脉 记录 狮城变迁

- 14|悦览——不要纠结算账
——被退回的两块大洋
- 15|非遗——李氏迷踪拳

湮没在岁月深处的望瀛楼

■寇金星

沧州古城历史悠久，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，是历史上重要的漕运、盐运重要节点。历代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驻足沧州、登高而歌，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，读来身临其境，感受颇深。由此，沧州也有了古韵悠悠的名楼——南川楼、朗吟楼、清风楼。其实，古城沧州还有与“三大名楼”齐名的第四座楼——“望瀛楼”。

鲸川八景之一的“戍楼残照”就是指望瀛楼。南宋诗人家铉翁“戍楼残照”诗云：

卢龙久已属神州，谁认歌楼作戍楼。
莫说关头兴废事，江山犹有石郎羞。
据学者考证，望瀛楼也称望瀛楼、瀛海楼、戍楼。历代文人咏望瀛楼的诗文很多。

由于该楼湮灭已久，资料甚少，有的人说望瀛楼就是沧州老城的西门“望瀛门”，有的文章也将望瀛门当作望瀛楼，也有人说望瀛楼在园博园复建，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望瀛门。那么，望瀛门是不是望瀛楼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乾隆八年《沧州志》州城之图明确标注望瀛楼在西城门外运河东岸（见图

州城）。其文字也记载在“四大名楼”中：“望瀛楼，在沧州西门外，旧志一州之观，今废”（见图沧州志四大名楼）。

民国二十二年《沧县志》也记载了除清风楼外的“三大名楼”，其中“望瀛楼，在城西望瀛门外，昔为一邑之观，久废”。可见，望瀛楼的位置应该在现今人防大厦西南方向，运河岸边的恒顺时代广场一带。

上述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望瀛楼的建成年代，根据家铉翁“戍楼残照”诗推断，此楼应建于北宋时期。由于北宋与辽的边界基本在白洋淀至沧州一带，因此，这座楼的作用主要是瞭望敌情。

此处地势高耸、视野开阔、位置险要，西望瀛洲、东扼沧城，运河南北一览无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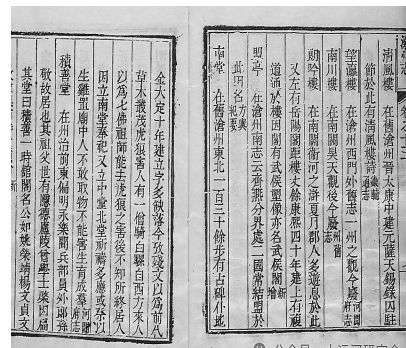


园博园望瀛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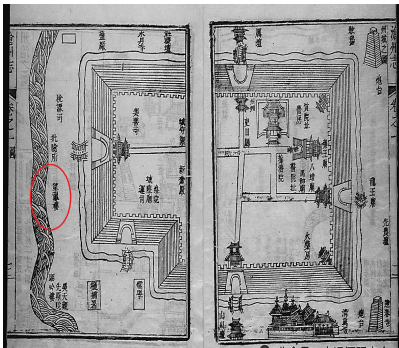
“莫说关头兴废事”一句说明沧州就是当时的边关所在。家铉翁所处的南宋时期，北部边界也曾推至沧州一带。所以说，望瀛楼建造年代应该晚于清风楼，早于南川楼、朗吟楼和沧州城望瀛门的建造年代。望瀛门和望瀛楼都是取西望瀛洲（河间府）之意。

元明时期，气势恢宏的望瀛楼一度矗立在沧州城西运河岸边，因而元明两代多有吟咏望瀛楼的诗句。此时天下一统，望瀛楼从用于军事的戍楼变成了歌舞升平的歌楼。明万历年间，沧州知州李梦熊“戍楼残照”一诗也证明了这一点，诗云：

一自潢池罢弄兵，年来久已战尘清。
时熙塞上烽烟息，日丽楼头落照明。
征戍应知贴席卧，田夫何必佩刀行。
从今此地教歌舞，鼓腹讴歌颂太平。
但是，作为城门楼的望瀛门有军事作用，不可能成为歌楼，因此和望瀛楼不可能是同一座建筑。



沧州志四大名楼



州城图

纪晓岚：赵慎畛的“河间师”

■瀛客行

在科举时代，士子科考被录取后，称监考官员为“宗师”，自称学生。纪晓岚被尊为“河间师”，就与他的得意门生赵慎畛有关。

赵慎畛是湖南常德柳叶湖白石人，他为官清廉、忠君为民，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官，深得朝廷的器重和百姓的拥戴。赵慎畛非常敬重纪晓岚，并尊称他为“河间师”。

赵慎畛年幼时父亲病逝，母亲将他抚养成人。赵慎畛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，

赵慎畛从小受舅父的熏陶，爱好读书。赵慎畛10岁左右便能吟诗作对，在柳叶湖一带被称为“神童”。

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35岁的赵慎畛进京赶考，这一年担任主考官的纪晓岚已是72岁高龄。那时，各级考试的主考官被考生们尊为宗师。纪晓岚一生曾多次担任乡试、会试主考官，以真才实学为标准选拔人才，尊其为宗师的考生也是不可计数。

纪晓岚读书万卷、阅人无数，评审考卷也是认真严苛，但对赵慎畛“理法辞气”

与“清真雅正”的文风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那一年，35岁的赵慎畛考上了进士，纪晓岚也向朝廷力荐这位优秀的学子。由此，赵慎畛留在京城翰林院任编修官，负责编修国史，属七品官衔。

初入仕途的赵慎畛并没有因为进了翰林院而飘飘然，他以身为纪晓岚的门生而自豪，每次见到纪晓岚都恭敬有礼、虚心求教。每每论及学问时务，赵慎畛句句诚恳笃实、深入事理。对这位后辈，纪晓岚也是颇为赏识，夸赞其“恂恂然有儒者风”。

果然，赵慎畛不久就转任翰林院编修，后任山东道监察御史、广西巡抚、闽浙总督等职，成为名震一方的清官。

赵慎畛的著作以《榆巢杂识》最为闻名，其中以笔记形式记录了清代官场的各种见闻，多处提到纪晓岚的言论轶事，每次均以“河间师”代替名字，以示尊重。

在《竖着出京城》篇中，赵慎畛写道，在京城做官的人无不盼着晋升至九卿之列，但“河间师”却对他说：“升至九卿的人很多，但能修到‘竖着出京城’（不死不伤）的人，才是最佳境界呀！”

在赵慎畛的不少著作中，提到纪晓岚之处皆以“河间师”相称。两人亦师亦友、惺惺相惜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

纪晓岚画像

沧州老俗话

盐酱儿

沧州话里指调节咸淡的盐或酱。比如：“我听说过一个偏方儿，就是把小牛蛙煮熟了，不搁盐酱儿，咔嚓咔嚓嚼着吃。据说，这能治大病呢！”

（知微庐主）

你说我说

海客：父母那一辈人很喜欢说“盐jing儿”这个词，一般用在做饭放盐多少、饭菜咸淡等。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哪个字。

知微庐主：是“盐晶”吗？

淡墨秋山：应该是酱的儿化音。盐、酱，调成度轻重的。

马金铃：盐劲儿、盐晶儿、盐酱儿、盐尖儿，可能都差不多，表示微咸。

王吉仓：菜里不放盐酱儿，没味道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中有这样的话：“姑奶奶你可不要白费事呀！我不吃。别说锅渣面筋，我连盐酱儿都不动……”

海客：看来“盐酱儿”比较符合语境。方言里习惯把第一个字重读，第二个字轻读。元曲中有这样的例句，饭菜淡了，“还少些盐酱儿”。汤不够咸，“煎的一碗热汤来，又道是盐酱儿少”。

王维方：俗语中说，“都是吃盐酱儿的嘴，可别胡说八道啊”。

孙克升：这小子盐酱儿不进，不好商量，形容人不好说话。

知微庐主：酱是盐的一种储存形式。儿歌中唱：“燕巴虎偷人家盐，让人逮着罚三年；燕巴虎偷人家酱，让人逮着罚三趟！”

孙克升：今儿个这鱼炖得准好吃，时间长，进去盐酱儿了。

王海池：我们这儿俗语说，“这菜给孩子吃，少放点儿盐酱儿”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：czwbrw@sina.com